

溫州府圖書館

景甯縣志卷十三

景甯縣知縣靈川周

本纂修

藝文志

文之爲藝由來尙矣日月星辰以昭氣運天之文也草木鳥獸以昭蕃息地之文也二十四史以昭治忽國之文也景邑專門著述載籍寥寥遐菟舊乘諸君子因時建白以及歌賦詩辭卽事成篇逐物寄詠要期有關於因革利弊營建興廢及表彰德澤紀勝山川之作俾一邑典章胥藉是以資考證羣分者亦類聚焉若翰墨無與立言之旨標題

無係風教之宗雖富麗爲工不敢概登簡牘以云
慎也志藝文

疏議

均賦役疏

稍刪

明郡守 潘 潤

臣潤榜櫟庸材駑駘鄙質感荷聖恩承乏處州府事三年於茲矣蒞任之初訪知民瘼非止一端其不堪者則賦役不照丁田一事爲特甚也隨據麗水青田等縣里老某等呈稱浙江惟本府十縣依山疊石爲田邱不盈畝景泰年間麗水分設宣平雲和二縣青田分設景甯縣以致丁田愈少畧甲增多比之各府田多里少者實大不同就以本府屬縣計之惟本府獨有均平里役事例里長一名多者僅穀田二頃少者田一頃七八十畝

以各府計之如溫州等府每里長一名或田三四十頃者或田一二十頃者里分丁田多寡不一宏治十年蒙巡按浙江御史吳將通浙丁田歲辦差役等項不照里分惟照田丁科派除常額編僉外其餘奉各部勘合派到物料每歲本府十縣共該銀八千八百餘兩近年諸司更造會議冊例惟照各府里分每歲派到本府銀一萬二千七十餘兩比之舊照丁田派徵內增三千二百七十餘兩十年計之增銀三四萬及加流派無額如緞疋等料時或有之土瘠民貧致使鬻妻賣子不能完役逃竄日衆而存者愈難存活呈乞轉達會計通浙丁田

派辦實爲便益等情到臣隨即提弔某等前來并查本府宏治十年奉布政司并參議吳劄付爲均平科派以革奸弊事該蒙巡按浙江御史吳案驗內開稅糧徵收每歲俱有常數而物料逐年買辦全無定規部派於司司派於府府派於縣縣派於里里派於甲照里分派不論貧富照甲取銀不論高下細民受害不可勝言且人民一百戶內原設里長一名甲首十名輪年應役里長有富有貧甲首有全有欠有里甲共至十數丁而田不過二三十畝者有里甲共至百餘丁而田或有四五百畝者若不憑據丁田惟照里分一概派銀則貧困之民

誠不能免不均之嘆該本院公同布政司按察使等官議得本布政司每年額辦買辦撮辦等項物料自來各縣俱徵百姓價銀至部爲多本司次之各年雖有多寡不同然截長補短則皆不甚相遠因往推來儘可著爲定數通將在前宏治七八九年南北兩京各部并本司派過物料起數通行算計大約一年共得銀一十二萬二千兩可穀起解給領等項支用及僉解戶一百六十名可穀各項各處管解今將前項銀兩查驗縣分戶口田糧斟酌地方衝要僻靜量爲增減坐定額數自宏治十年爲始均派於杭州等十一府仁和等七十六縣見年里甲丁田內照依後定銀數出辦其解料人戶各縣就於該年均徭相應人戶內亦照後定名數編僉杭州府九縣共銀一萬一千兩共解戶一十二名嘉興府七縣共銀一萬五千八百兩共解戶一十二名湖州府七縣共銀一萬二千五百兩共解戶一十八名甯波府五縣共銀九千八百兩共解戶一十二名紹興府八縣共銀一萬五千六百兩共解戶二十一各台州府六縣共銀八千四百兩共解戶一十二名嚴州府六縣共銀四千八百兩共解戶六名金華府八縣共銀一萬五千六百兩共解戶二十一各衢州府五縣共銀九千兩共解

戶一十二名溫州府五縣共銀一萬七百兩共解戶一十四名處州府十縣共銀八千八百兩共解戶一十二名每年俱限六月以裏該縣將前項坐定見年里甲出辦銀兩徑委的當人役解送布政司收貯聽用及將編僉均徭解戶開造花名小冊亦送布政司收候聽取一年一次永爲定規等因本府遵行已久民甚稱便續於正德十二年間爲議處軍民賦役杜奸弊以甦困苦事案改議前冊內開本省每歲額辦雜辦物料等項價銀惟照各府里分多寡派徵本府麗水等十縣共九百三十四里止計田一千八百四十七頃坐派銀一萬二千七十九兩零比之舊照丁田派徵內增銀三千二百七十九兩零如金華一府八縣共一千一百九十二里計田三萬七千六百五十頃坐派銀一萬四千七百一十八兩比之舊例內減去銀八百八十餘兩其田畝比之本府該二十倍有餘所派之銀止多二千六百餘兩杭州一府九縣共一千一百九里計田一萬七千九百二頃止派銀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八兩比之本府田多十倍所派之銀止多二千四百之數或有言者謂本府先蒙太祖高皇帝垂念誠意伯劉基大功特輕稅糧殊不知萬山之中疊石爲田上接雲漢縱有秋成所收幾何

且田畝之數比之各府俱少十倍二十倍者具載冊內
一一可查况正統年間勦除山寇之後分麗水宣慈鄉
爲宣平縣浮雲鄉爲雲和縣青田沐溪鄉爲景甯縣添
設官吏數多差徭增重成化八年間又割遂昌縣八都
九都益金華府湯溪縣遂昌縣地里雖割差徭如故以
此推之民生愈困昭然可知譬之一人五子四富一貧
責以飲食供奉固爲人子之常職忍其措辦艱苦夫豈
父母之本心此固守令之不容已於言者所據里老等
呈要照依丁田數目均平科派臣復行據鄰封金華府
永康縣申開每里長一名田糧六七十石或四五十石
者及溫州府永嘉縣申稱每里長一名坐田五頃四十
餘畝或十六七頃者各申詳到臣况杭嘉湖等府比之
浙東又大不同臣照本府屬縣僻坐山谷今次造冊惟
獨本府均平里役每里長一名連甲首多則僅穀田二
頃少則一頃七八十畝比之各府里分數目雖同丁田
多寡不一委屬不均貽患不淺臣思照丁田者實祖宗
之遺意百世之良規也照里分者實計處之未周更張
之流弊也爲此昧死干冒聖聽伏乞軫念地方生民困
苦勅該部轉行巡撫浙江監察御史及布政司查照御
史吳舊例會計本省丁田通融科派庶幾法有定規官

無煩擾之勞下有定守民無偏損之苦則臣民幸甚

改正虛糧議

稍刪

明邑令

姜師閔

爲恪遵恩詔改正虛糧懇乞聖明溥賜申飭以昭嚴威以宣實惠以固萬年邦本事萬曆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本府帖文奉浙江布政使司劄付奉欽差督撫軍門蕭案驗准戶部咨前事仰縣官吏照依帖文備蒙劄案內事理一面先出告示曉諭軍民凡丈田土內有不便者許令赴官首告聽委賢能官一員先具職名申報以憑呈奪責成如有前已摘查妥當地方今不必再爲勘處者卽先申報等因奉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速行悉心查訪有無應處應議事宜仍出榜文曉諭或田畝

有一時丈量不均所當改正者許赴縣告乞改正該縣印官親詣覆丈果有不均卽與改正如虛情妄告者從重問罪間有欺隱者許其自首改正仍免其罪如不肯自首而本都本箇人等出首者則坐本主欺隱盡法問罪枷號一個月發落務求查處停當允協民情不枉不縱均平有恩下無更張之擾火速具由回報以憑轉詳等因蒙此該本縣知縣姜遵於六月恭接憲牌之後卽大書告示曉諭居民令其從長計議丈量一節或仍舊或覆丈或利多而害少或害多而利少或田畝之宜改正或科則之宜調停俱各盡所言以圖永利旣示之後居民陳某等投牒告改正田畝者後先五百餘人大意謂丈量未竣而知縣蕭偶湊其憂則未暇詳其終弊端猶在而署印主簿丁未專其職則不暇廉其實始而業主未經履畝知識未審冊戶則臨田公正某等一百二十餘名溜行冊上將其所量之田妄入他戶者間有之矣繼而督責歸戶太急業主未經面對則歸戶公正某等一十五名歸戶冊上將其應歸之田妄入他戶者亦間有之矣又承丈諸人嗔貧戶之不能禮接則爲之增畝而愈深其困利富人之厚有私欸則爲之減畝而共肆其奸冊籍不明田賦不清賦役不平官府徒苦追徵

小民立見逃竄是誠不可不爲之所者卽覆丈亦不爲過但與職以七千餘戶而投牒只五百餘人則利居其九害居其一正勘合中之所謂利多而害少者似無庸概丈以擾民惟噴有煩言者拘其原被自帶丈量底冊臨田公正自帶溜行底冊歸戶公正自帶臨戶底冊四面對查務求明審而原額數少丈後額多原額數多丈後額少者許爲摘丈以蘇其困以發其奸則民旣不擾法亦無弊永遠之利端在於此若日圖炫霍之聲而覆丈以彰已之能希責成之意而報勞以邀已之功則隆慶二年丈量一次隆慶六年丈量一次萬曆十年丈量

一次以區區彈丸之縣十五年間三經丈量始而報事孰不謂畝清而弊絕而田畝猶然錯亂民生猶然愁嘆官以爲功民以爲怨殷鑒不遠固可推已卽嚴行覆丈亦安知後人之不嘆後人也况五百餘戶之外彼固帖然無言者又何必覆丈以擾之哉大抵景甯丈量有不平而不爲處之是不事事者非也無不平而故欲擾之是好爲生事者亦非也惟專攻其害以全其利則幾矣第改正之戶非止一人改正之勞非止一日耘耔收穫未可妨功合無於秋成之後拘集原被及臨田公正歸戶公正等面審明白造入實徵官府持此以平賦役小

民特此以便輸納報成天臺用垂久遠固去弊之要策
去蠹之實政乎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五之可共立一人”等字，因字跡不清，難以完整抄錄）

刑去革鹽舖戶議

與職自上年十月到任切訪本縣利害惟鹽舖戶一併
為地方之病貽患最慘近該與職查蒙欽差巡按浙江
等處監察御史孫條欵內開一商鹽住賣設有舖行代
為交易聽其小販轉相分投原無官為派散之例有等
奸商專務逐利罔知病民多方囑託有司聽從為之分
派里遞或僉報殷實坐數合領徵價還商一有逾期嚴
加拷併遂使奸商坐收箕歛之利而閭閻不勝科擾之
苦荼毒地方莫甚於此等因蒙此案查萬曆九年六月
內蒙欽差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馬憲牌照得鹽法之行

固貴便商亦貴便民若商既不見利而民又以為病在浙惟處州為然本院今巡歷該府可以通商惠民者誠願聞之仰縣有興革事宜送覽以便酌行等因蒙此該與縣遵查送蒙案欵便民事理切照舖戶果屬病民又經細詢通縣父老僉稱本縣與雲和接壤而民貧甚於雲和切見雲和已蒙詳允商人住賣不派舖戶誠為利商便民獨今景甯未蒙裁革歲復一歲民困愈深本縣每年令坊排舉報頗能生理之家僉充舖戶未報則錢神用事放富差貧既報則鬼魔來家東逃西避萬一名既在官而力不能脫則攀扯幫貼而間里舉為繹騷及身當輸課而財不能支則追呼杖併而妻子亦甘賣鬻蓋其始也鹽商發舖戶舖戶發居民重不滿數而逼受難堪其繼也居民負舖戶舖戶負鹽商償不如期而訐告無已展轉相尋錢財耗盡焦頭病額切骨痛心條約謂荼毒地方莫甚於此則天臺明鑒誠已洞徹民艱矣又舖戶賠償不敷坐致商人困乏故十一年分鹽商鮮至景甯誠有如前院所謂商不見利而民又為病者合無准賜如雲和之例一視同仁著令商人住賣不派舖戶惟仍行遵奉條約眼同商人交易轉賣仍嚴禁私鹽令官鹽疏利則地方萬萬幸甚卑職亦萬萬幸甚

第二議

姜師閱

本年二月某日爲出巡事具申蒙批據議革去鋪戶惟存仍行固爲便民矣第恐鋪戶一革額鹽壅滯何以處之不知仍行能責令賣完一年引鹽否也且仍行多係無籍又恐騙賴姜知縣再一酌議能保仍行能完額鹽又無騙欠方可革去鋪戶勿因噎而廢食可也議明妥報蒙此遵奉天臺好問好察咨謀咨諏卽涓埃之微孰不思自效於滄海而况此中民瘼實所痛心常欲亟問於當道而未能者今幸際此機正下邑疲民更生之會卑職雖淺鮮無似抑安敢禁不出一語以負天臺惓惓

至意也蓋景甯小邑民極凋疲而鋪戶一端貽禍最慘議者屢欲革去鋪戶而卒未之革者恐鹽課弗足故也不知鹽課之不足者由官鹽之弗行而官鹽之弗行者由私鹽之爲阻私鹽之爲阻者由私鹽之數足人趨之官鹽之數不足人厭之由是則不得不責鋪戶致其賣妻鬻子賠販足課甚則逼迫之亟投河自縊而有司者亦付之無可奈何坐爲悲憾而不能措手職則以止沸莫若去薪塞流須先杜源茲謹鏡其源委徹其底極參諸案牘詢諸父老必使上不虧課下不厲民而睠此小邑有可以行之永久者歟爲三事上瀆聰聽其一曰嚴

一簍之鹽多者十七八觔少不過十五六觔耳及其散賣於民惟以簍計取盈一錢之數不復計簍中所有多寡之實則民心至神又多趨利孰受籠絡而買此貴鹽也此官鹽之所以不勝私鹽也合無令商人嚴禁沙泥而其賣於居民也則官較印記公平秤等各一給之俾行眼同商人隨其銀之多寡盡數發賣不復論簍而計銀一分給鹽二觔則舊時商人以鹽二十觔之名而籠取一錢之銀今則居民以一錢之銀而實得二十觔之鹽固本於責實之中而得平價之術况私鹽銀一分鹽二觔而食之有刑官鹽亦銀一分鹽二觔而食之無禁則百姓雖愚利害易曉又何必故買私鹽以取罰而願不買官鹽耶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正此機也伏乞詳奪然此猶令商人之賣於居民者而不能令居民之必買也其三曰刻小票以稽官私景甯極小地廣人稀又近以逃逋未能盡復癘疫又且大行現在食鹽之戶厯厯可數而大抵所食之鹽非官則私不能一日無鹽而食也不查之則官私無憑而應捕逐戶查之則多擾合無令坊長里長將鄉市人戶詳造二冊某都某畝戶若干某戶口若干每口每月食鹽一觔一給商人一存

本縣印記明白收貯查對外刻小票每月量戶若干印其張數每張量口若干定其鹽數銀數付與商人及仔行隨鹽給與買者隨即記於簿上如正月買正月之鹽則給以正月之票二月買二月之鹽則給以二月之票季終驗票有票則爲官鹽無票則其食私鹽必矣卽痛加懲罰不爲少貸况其煙居簿冊詳載明白持之一覽則此月中孰已買官鹽孰未買官鹽昭然可知亦無用屑屑而稽查之矣如是而人猶不買官鹽而買私鹽者未之有也伏乞詳奪夫私鹽阻則官鹽行官鹽疏則私鹽絕官通而私止則買便而課足此則行之有要措之不擾不厲民不病商仔行不能騙賴額鹽可以盡賣國課可以不虧卑職之所謂竊可永行於景甯而鋪戶可以決去伏乞天臺俯念民困特賜詳允庶地方幸甚卑職幸甚

第三議

姜師閔

八月日蒙欽差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羊批發本詳條陳議革鋪戶緣由蒙批嚴要害定價值二款依議行仍備抄原陳並本院詳允出示曉諭不許奸人阻商亦不許商人插和務令商民交便可也其刻小票一事未可行似涉派散矣俟前二事行有成效具由詳報則鋪戶可

革矣繳蒙此遵接憲諭卽大書告示曉諭居民私鹽有嚴禁而販徒不得裝挑貿易官鹽有定價而鹽商不得插和泥沙揀選應捕某等專巡鶴口一帶而保長某等相與協而緝之應捕某等專巡大滌一帶而保長某等相與協而緝之平時則竭力譏防朔望則赴縣詰比至其商人之投引而載鹽者身職親詣鹽船詳爲掣驗八月日商人某等掣過鹽若干引又某日商人某等掣若干引數皆白淨潔好間有些須沙泥當卽責令篩去照依申允時價一分二劬憑仵行某等隨其多寡便賣於民不以夔計由是約束明則奸宄懾價值平則化居速在民則欣然語曰私鹽此價官鹽此價吾何爲而故買私鹽也在商亦欣然語曰昔而居淹今而化速吾何爲而復以夔賣也凡向之出沒於溫州壽甯之界與販私鹽之輩今皆潛逃遠避不敢窺景甯之境不出旬月而所掣引鹽賣垂盡矣此非卑職之敢爲謾語以欺天臺也鹽旣潔淨而價不涌騰則買者便鹽惟現買而價不再索則賣者便商民交便亶其然矣若其刻小票以稽官私鹽一節天臺講似涉派散未可遽行是真洞見民隱而嘉會無窮者然商民交便若此則小票一節非惟不可刻而亦不必刻矣私鹽絕官鹽通國課不致虧損

行不能騙賴嚴要害定價值二事成效固可觀已如是而又惡用鹽鋪戶爲哉若曰國課未必不虧行未必不騙而鹽鋪戶未可決去天臺猶在疑信之間則法紀昭於日星課程定諸職掌脫天臺於他日責卑職以無當則宇宙雖廣卑職將安逃乎故以今日之事勢度後日之利害鹽鋪戶可以決去無疑矣伏乞天臺觀二事之成而決茲積蠹懷萬年之計而惠此極疲責令鹽商住賣惟行眼同貿易革去鋪戶而條約之中所謂荼毒地方莫甚於此者一掃而除之則陽春特布槁斃立生地方幸甚萬萬卑職幸甚萬萬

文

告城隍文

明分守
參議 勞 堪

堪受職於皇朝謬典二郡神承符於天帝永護一方疆土司存陰陽表裏怠職弗任厥罪惟均堪涖茲以來夙夜戰惕惟此下民是憂乃者雨暘愆期夏麥浥爛盜胥交境赤子流亡固堪之弗職也然神血食茲土以爲我民主抑獨無念乎竊聞之郡神擬郡大夫秩邑神擬邑長吏秩則堪又潛附總守之責矣乃敢與神盟自今伊始若旱乾水溢歲罔有秋以困我民則是神之不靈以忝天地也堪將虔告於太元以請罰神其無悔若贖貨

剝衆敗乃官常以殃我民則是堪之不肖以忝皇朝也
 神亦齋虔以告於太元以請罰予又何悔幽明互鑒曷
 容欺焉菽水定盟庶幾聽只謹告

其主時...
 交與亦午...
 或輝...
 土...
 其...
 吉...
 明...
 陳嚴之

火葬論文

明... 陳嚴之

洪武三年六月欽奉大祖高皇帝聖旨浙江等處火葬
 好生傷著風化可禁治了恁省部講究將來欽此議得
 民間凡有死喪必須埋葬貧窮無葬者仰所在官司揀
 選附近城郭不問是何空閒寬濶山原田地設為義塚
 以便安葬奉聖旨准議欽此仰惟我太祖高皇帝以孝
 治天下故自卽位以來卽下火葬之禁其欲後世為人
 子者葬之以禮而不淪於夷俗也奈之何愚民難曉習
 染難移其不遵聖祖之訓者今尚有之謹拜手稽首奉
 揚祖訓以爲吾民勸竊惟人子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已

之體膚不敢毀傷何況父母父母之於子卒或無知赴湯蹈火狂奔疾呼而救之今也父母不幸至於大故焚之以火棄之水中何人子乃悖謬如此炮烙之刑最爲慘酷焚屍則無異炮烙今加父母以炮烙言亦痛心何忍爲之古者人犯大惡則焚其屍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何忍反以爲大惡而已亦甘爲惡人之子使人唾罵近祭禮重拜掃每遇寒食清明則士女遍野皆得登父母邱墓今旣焚之則父母全體化爲灰燼雖欲如人之登墳拜掃不可得矣悔亦何及嘗聞之喪具稱家之有無苟無矣歛手足形而藏之使全體而歸此人子之情而埋葬之禮如此且本縣舉目皆山而附近城郭又皆設_有義塚其貧窮無葬者但得一坏之土以葬則其神靈安子孫亦安豈不美哉嗚呼邑中名門宦族仁人孝子固不待吾言矣其愚民習以爲常恬不爲怪者不一言曉之豈能若是悛爲吾民者其自今以始有地則卜其宅兆無地則葬之義塚庶幾不悖聖訓不傷風化而亦可爲良民矣不然則是終化不省不免爲天地間不肖子事發照依律例誅爾不孝爲爾父母報仇爾其無悔

千事... 四... 宇... 朝... 固... 送... 育... 世...

禱神驅虎文

明邑令陳嚴之

先王之蜡祭也迎虎蓋以其能食田豕也夫惡獸之生必腥而後飽山野之中如豕類者皆為害於稼固足於食食之能為人除害先王列在祀報宜耳然必常居深山人蹟不到之處食必惟豕之類然後能保其命人靈於萬物獸若玩而肆害人蓄其憤勢必不與其生明矣予奉朝命來尹是邑即聞人言山最多虎惟竊思曰世必有人虎而後虎乃至人政不苛獸不肆毒治以來每自矢令尹若浚民以生即身不免於噬嚙之毒視事五月幸未有傷害冬間寓縉雲聞鄉民有斃於虎者則

又思人在天地間最貴而虎敢食之細民家畜牛豕終歲農耕之具公私之用俯仰之資皆賴於是犬豕無故不敢殺而虎輒禍之且爾虎性雖兇猛然猶知父子之恩矣虎愛其子人皆父母所生而虎食之禍必不遠果未月餘而報虎之中於毒矢者二天道不忒固若此夫肆毒以噬人未幾而反菑其身虎果有知宜自爲計况令尹卽日將辭縉事專牧治邑虎不引類遠遁令尹將廣募善射多置藥矢使四鄉之人各赭其山爲民復讎必盡爾族而後已重念先王之治虎止於驅之而不忍殄無遺育且列之秩祀蓋聖人知鬼神之情狀必有神以司焉凡我境內城隍祠宇諸神生稟忠義沒著英靈者鑒予言不虛予心不謬並昭靈爽驅獸衛民自茲遁蹟無留治境令尹將於春秋山川之祀列其神於俎豆之末永永不廢以昭神功之大有造於吾民也靈鑒不遠各宜昭應否則高祀茲土而坐視猛獸之噬人不顧豈獨令尹之責乎謹以酒果用申虔告神其鑒諸

禳虎告元壇文

惟神天曹上將威武奮揚降魔伏虎鎮奠封疆最爾景邑歲祀孔將物賴以阜人賴以康於昭靈赫應感之常胡爲虎毒四出村鄉弱肉強食牲畜被戕矧生民之耕

種賴集力於剛疆乃迭遭其嚙噬致三農之徬徨豈景
民之缺祀神驅虎以爲殃某職叨民社目擊衷傷雖虎
北渡河之頌所不敢匹而苛政猛虎之戒實不敢忘神
其有知當降以祥特申虔告逐之遐方如再虐於茲境
定戒獵以捕亡神奪其魄虎安所藏殄厥醜類慰我祈
禳

謝獲虎文

明邑令 蕭汝馨

天下之人有神所亟譴而代之以刑罰者惟長吏之責
天下之獸有長吏所難馴而代之以殄滅者惟明神之
靈茲者山城猛虎四出成羣負嵎咆哮中谷所至戕生
耽耽逐逐牛羊之羣狗彘之畜縱其所如曾不充腹民
曷以耕用曷以足僉曰奈何眊眊側目奔告於予予驅
無術惟自反無苛政或瘵曠其可贖乃積虔以告神果
慰予之所祝弩人張機旋爾犯觸始獲一豹已剪雄虎
繼獲二虎實除大毒民始欣欣向予稱賀予曰神功民
其繼述敬答洪麻瓣香玉燭虎患永除作民之福

案舊志名

宦傳蕭公無獲虎事核其序次先後聯貫疑皆係陳公當日所作也

惟神血食茲土也惟某承天之命臨蒞此邦而盲其奉也食其主則當禦其災盲其奉則當造其福蓋幽明無二理也乃者暮春之候疫癘洊生唐衢居民病亡沓繼神之降罰酷矣抑不知哀哀此民果素有惡德明禱憲網而神特死之耶抑災異有數不論福善禍淫而神亦聽其自生自歿耶又或長吏不德神姑徇私曲庇而移其殃于所治耶夫素有惡德而今報其愆則其責在民不可追也素無惡德而妄降其災則其責在神弗足靈也若長吏貪贓虐民非刑壞法或偏昵左右殘毒良善

禱疫告城隍文

姜師閔

惟神血食茲土也惟某承天之命臨蒞此邦而盲其奉也食其主則當禦其災盲其奉則當造其福蓋幽明無二理也乃者暮春之候疫癘洊生唐衢居民病亡沓繼神之降罰酷矣抑不知哀哀此民果素有惡德明禱憲網而神特死之耶抑災異有數不論福善禍淫而神亦聽其自生自歿耶又或長吏不德神姑徇私曲庇而移其殃于所治耶夫素有惡德而今報其愆則其責在民不可追也素無惡德而妄降其災則其責在神弗足靈也若長吏貪贓虐民非刑壞法或偏昵左右殘毒良善

或縱肆奸回陷害僚屬諸所不德獲戾于神則長吏之
 身及妻孥婢僕固惟神所罰神固無庸貸此不肖之吏
 而反魚肉此蚩蚩之氓也設令民素無惡吏非甚無狀
 神素食茲土豐且久而坐視此變卽人無如神何神能
 忽然耶惟神無私惟某不佞惟聰明則察民之隱惟正
 直則恤民之隱惟今日則事勢孔亟而痛切乃身惟祛
 除邪癘而生全元元豈惟長吏藉有光神益永以迓無
 疆之祀謹祈

據雍正
李志補

請蠲荒絕田丁詳文

稍刪

國朝

邑令 徐必泰

處州府景甯縣爲查議事蒙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劄付備奉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三級陳憲牌照得浙東各府屬自耿藩變亂
 土寇蜂起鄉城百姓慘罹荼毒然失陷各邑有旋失旋
 復受患較淺獨衢之江常開三縣溫之永瑞等五縣處
 之雲龍等七縣被陷三載此僑困苦備極顛連今各府
 縣均蒙憲行事理著令出具切實看語確議安詳等因
 該某看景邑寇躡三年其流離傷慘情形久在憲鑒第
 在他邑止苦寇躡稍加培養可望復原獨景邑在未亂

之先其一種奇窮奇苦情形以職所親歷參以見聞不特浙省所無恐亦世所罕有今又遭此慘亂真所謂慘目傷心鄭圖難繪倘不蒙憲臺大破常格特沛洪恩則此一方之民終無再生之日也謹按景邑原係青田縣柔遠一鄉自故明景泰年間始行分設論其地所轄甚遠廣袤各四百餘里率皆荒山峻嶺舟楫不通商賈不行農末無資利源已絕論其民路隔數十里始有一村村止數家多則十餘家概縣滿數十家不過一二村通計一縣之民不滿千餘冬月苦無花布皆穿麻縷襤褸冠羸乞丐無異並無紳宦富室又無典當市廛工匠無處傳呼蔬菜莫從購買論其田並無平陽沃壤皆綠山磊石沙礫成畝土性磽瘠旱則憂涸潦則虞崩因此田不值價產無受主家貧糧欠輕棄其業逃徙他鄉而且縣無城郭官無衙宇胥役逃散倉獄邱墟歷任縣官傲居民舍堂止一間庭無數尺公案之前即便行刑地方情形卽此可見總之有民有土方成縣邑民貧而土不瘠則土足以養民土瘠而民不貧則民足以培土無奈土極瘠民極貧瘠則易荒而田不值價勢必易棄貧亦易荒而民莫資生勢必易逃所以按籍而稽景邑版定二十六畝內有附三畝全里荒絕更有全甲荒絕者十

居其一半甲荒絕者比比皆是里中熟者因荒累多將熟田亦棄而逃貽累及官收租抵糧穀畜雞卵悉充正賦是以錢糧從來不完雖縣令善於催科者止能徵有入之實糧不能徵無人之荒絕自我

朝

定鼎三十年來非革卽死從無瓦全言念及此實堪痛心切案查除積荒荒逋兩案奉蠲外續蒙前撫院范臨縣勘荒里民親赴具呈共計荒田三十五頃九十六畝零荒塘六十五畝零絕丁一千五百零三丁業蒙勘明准題又於十三年間爲清查實荒田地事又爲查催缺額人丁事奉前撫院田行縣取結已經署縣同知趙瑾具結申覆驟經變亂案懸未結更有小民路遠失報及村絕無人具呈未曾入數者甚多與職身親目擊查核甚確此未亂以前之情形也又自十三年五月間遭變先之以土寇林黃蔡等三月之殺搶繼之以徐連二僞三年之敲剝且兼楊梅岡石塘石帆三寨逼臨縣北甌通縣東閩通縣南青田引左雲龍控右賊之經由景邑者縱橫交錯無往不利有田產者死於拷餉追米無田產者死於抽兵做夫三年不耕膏血盡竭今茲死不盡之殘喘奄奄垂斃僅存一息與職叨任三月愛養乏術賑濟無資日擊心傷食不下咽幸蒙上憲題蠲題賑

皇仁未沛所望分別荒熟入告或有一綫生路今身職凜凜
遵行確加查議除山地無荒不開外所有田塘人丁遵
照原行及府詳特陳殘郡等事逐一明晰田分久荒初
荒成熟三等丁分死絕在逃現在三等仍分應徵應免
銀米數目開造清冊繳府轉繳在案備查全書額載銀
五千九百五十七兩零額載米六十五石九斗零餘俱
應徵之數所請免者不過三分之一其前撫院范勘荒
之數俱已纂入倘蒙題覆允蠲哀此白骨稍望重生倘
或通行之蠲賑若不能邀恩無徵之荒絕亦不能除豁
則景民已入死路一奉起徵之日卽是身職去任之時
惟乞憲恩早賜罷斥乞骸歸籍而已身縣非敢言之過
激實見地方無米難炊勢必致此與其溺職於後何若
請斥於前伏望憲天垂憐浙省第一苦邑格外超恩則
身職與景民均沐再造於無疆矣

延

長官縣志卷十三

補示... 州心... 州心... 州心...

問候關文

明邑民

呈為懇乞移關問候廉仁父母萬福台祉以慰遠懷事
本縣舊父母林原籍廣東潮州府澄海縣人自萬曆二
年蒞任景邑仁同甘雨清比寒冰勸課農桑嚴禁胥役
捐俸以周貧士給穀以賑窮民闢學宮開雲路文教聿
興節冗費豁虛糧鴻恩溥被立社師以養稚蒙設科條
而振頽習蟲旱則竭誠以致甘霖而秋成有望虎患則
禱神以除暴物而宵行無虞真遠古道德之宗盛世循
良之選也惟願借寇一日沾恩一日借寇一年被澤一
年詎期銓部執柄之公遂有別駕之擢士涕零而弗已

民攀卧以無從况其既抵武林之後尤切并州之恩青
衿應試則投室投餐黔首奉公則賜緡賜食蓋雖西湖
之隔而尚留東袞之恩也迨其擢守滇中日冀再司浙
右豈意拂衣故里家山之童孺爭迎引領遙天越水之
旄倪抱憾悵履聲之既遠思促膝而末由為此合備遠
情赴縣呈乞移關問安本學議取生員一名某親賁關
文前赴某府縣告投少申問候仰祈全神全德盲鶴算
於無疆令子令孫繼龍光於靡替伏惟俯從某等萬里
懷恩恭詢福祉無任感激之至

問對關文

四邑

記

原建舊儒學記

明興化知府 潘琴 邑人

人君所以維持天下而陶範人心者政與教爾政之得
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邑必有學聚秀民教而用之
大則範世紀俗以建百世之功小則善以敷政而亦可
不在傳人之下是則教其可後耶我國家法古為治養
士於學有年矣然而學政之興廢教道之隆污率視於
守令之賢否景甯舊為青田屬地兵部尚書德興孫公
以便宜治浙景泰壬申始請於朝而析之欲以便賦役
紓吏治也乃相地於治之西北里許為學宮草創從簡

不遑遠圖而崇本厚賢之規皆未之及士無所勵教尼
不行落成未幾而圯敝繼之矣按察僉事三山鄭公行
縣而相之三面皆環古塚復購地於講堂之北以廣退
講之席而學之規畧具僉事新安馮公深以面向弗稱
且隘陋不足以庇士決意善土而遷之政務因循竟亦
復寢於乎無乃茲學之興廢亦固自有其時耶抑亦爲
政者之未力也夫政有緩急事有重輕功有久近而效
有淺深非智者莫能察之顧在其位而泯泯無聞者無
論已至於力足以有爲者亦皆隨其意之所向以趨一
時之譽而於教之所及漫不加省知乎不知乎君子有
辨之者矣使今之爲政者知所重而致力焉而後來繼
今者復以是而施之學其有或墜者乎士之遊於此者
知爲世之所重而致力於所學必求稱其實而無愧而
後來繼今者又益進而上之使人曉然知教之爲可重
而足以彰國家養士之效則興學之功又有不待言而

存者

據雍正府志刪正

谷皆...
 而且以...
 對來...
 朕...
 今...
 朕...

新置學田記

文

廣西參政樊獻科

國家學校之設所以儲育賢才宏敷治化也然士資乎
 養而其責則係之有司苟治生無具而欲其專志精業
 亦難矣先王盛時士與民殊而田則代耕於農俾得大
 肆其力於藝業自郡縣設而井田廢雖士月有廩而額
 有定員餘亦安能以徧及乎故豐年而啼饑號寒不免
 如韓子所慨也然則裕以有常之需繼以不匱之養使
 士有常資而官無勤惠孰有踰於學田之利且久耶古
 之學無田始於宋睢陽邵武諸令若范希文知應天盡
 毀諸僧宇道場而以其田歸諸學宮朱晦庵守南康凡

田之沒入於官者悉以養士是以士得專力進修當時
戶絃誦家詩書而文教煥然稱獨盛者二公之功至今
烈也景甯舊隸青田士不乏科已巳盜起至景泰三年
尙書孫公原貞奏建縣治地窄而土瘠歛愈急而民就
窮近時長民者益不以學校爲意而士氣益索然矣穗
坡鍾君以巍科擢令茲邑下車之初詢及諸生廼悵然
曰事固有急於此者乎日夕思爲之計適有土民季氏
匿稅秘畝若干例應入官廼盡籍於學遍請於當道於
是諸生之貧窶與喪葬婚娶咸是取給而又課試以時
資不乏而志益奮文風駸駸乎盛矣司訓柯子以鍾君
之善不可不紀也樹石學宮之旁因予友陳子朝陽同
胡生聰潘生恒懼請記於予予以今之有司類能飾文
具而於學校根本之地漫不之恤往歲予按畿南時凡
守令善養士者必課之上考而於內邱贊皇等縣廢寺
之田悉籍之學然則鍾君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且
聞鍾君之治景甯也諭俗有教掩骼有仁催科有績政
成化行舉其大以類推其餘固易易者耳夫鍾君身師
帥之責而能知當務之急可謂不負所職柯子感令長
之義而思所以表揚之可謂克知所重詩曰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鍾君有焉又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柯子有

焉若夫體有司之意而矢志藝業以名節相砥礪達不
 喪其所守此則有望於諸士者苟見小忘大惟利其所
 有以為安能不遺司牧者之憂乎鍾君名夏嵩廣之番
 禹人穗坡其號也若田則存諸籍

增置學田記

按察司何鏗麗水人

筆山陳侯之令景甯也務修民庶之和其所以安集牧
 養之者甚至然尤以興起教化為己任以為巖邑隩居
 菁峭人文未興未必盡人事之過乃勸學興禮崇化勵
 賢申飭學官提調令甲時時品校詳延方聞之士列舉
 茂異為選首敢勗而誘進之歲為常於是邑中外垂髫
 之童方履之輩彬彬興於文學化陳侯之教也然猶以
 養士為己責以為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今主守一邑不
 能制置常業贍百有餘人非所以崇鄉里之化而示四
 方乃稽故籍得遠鄉舍田初無當於事實更料方內梵

宮美田可規士養遂上狀御史府請曰國家廣勵文學弟子業有廩生員優禮高等然邑學制數不得踰溢而士類進取且穎多貧窶不給欲令無內顧孳孳於學其道無繇也邑故有入寺寺有田若干畝今僅存者五寺已廢三寺存多飢僧廢且累民願析其中負部田二百畝隸籍於學歲得租入爲諸生資又增析七十畝抵故民所舍學田以便徵取合之爲二百七十畝謹爲科條穰歲入穀凶年輸金錢穀畝一石或金二銖秋時特令縣尉督入庾帑通計歲入可得錢穀若干歲給燈炭費人二銖憂居者減與之唯禡降者靳勿與庶勵其進其行修學勤而貧者上之歲給金二兩次一兩壯不能婚喪無以殯者周之銀三兩咸視學官所上而當督學道報允與之不得濫與縣長吏時試歲發十金爲賞勸費又諸生日懋課集者有茶糲費則量予之請著功令列爲籍一上御史府篆記藏學宮一在分守監司而稽其出入一在督學道可時時核行更勒之貞珉示人人俾勿壞蓋一再陳議御史府乃報可期永永故行之毋爽時陳侯方覆田日周行阡陌冀得墾田墳廬悉記其方域顧問記於予予方爲郡大夫陳公詳列郡學歸田事乃興嘆曰吾郡以阨陋聞於四方然在宋南渡時人文

蔚起背項相望國初應運之士著功帷幄者厥有文成
劉公今景甯故青田南鄉實文成桑梓里近析爲縣其
風烈所及不相遠也乃紹先聞人者竹軒潘先生外無
聞焉豈其地今昔殊異哉今陳公總統風化釐復三四
百年墜緒陳侯又作新是邑一創化理之原固千載一
時也卽枯蒼郡邑人士有不瞿然願化者非丈夫也詩
有之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陳公之謂也又曰豈弟君
子遐不作人陳侯以之兩陳公皆閩中人侯名嚴之第
戊辰進士其祖憲副公爲先朝聞人乃仲父方伯公與
余同官江臯散厚博雅余嚴事之世德淵懃有自云

書增置學田碑陰

明邑令 陳嚴之

余既規畫易置寺田歸學著出約令名公何寶嚴記其
詳矣碑成有日諸生循故事請余書諸陰廼爲之說曰
有司之養士也蘄士之修其道以及萬民也士能修道
以養天下斯可以養於有司不然曷以勝斯養乎士之
自養也蘄出其身之道以養萬民也誠能養身以爲天
下斯有司爲養之以道不然其不負所養乎是故有司
以養士爲責士以善於自養爲責上下各任其責以道
相成而後國家養賢之意爲不徒矣彼養士之責令既
有任之者而自養之責非士之所當以爲己任者乎或

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自昔伊尹之自養也以耕太公之自養也以釣版築魚鹽說高之自養固爾彼豈非其人之所謂豪傑者哉又曷待養於有司余曰不然今昭代教道懋修士粗通一藝以上畢羅而儲諸學豪傑無遺於野矣况養道大備此其得人爲盛用惠天下之養有由也景庠科甲久稀豈其未有倡之以國家所以待豪傑之意因鮮以豪傑自待者乎繼自今余將拭目以觀人文之盛預書此以徵而田之名數列於下方志久也

改建 崇聖祠暨創奎星閣明倫堂記

國朝 邑令 高榮萼

景色僻處山陬明初爲青田柔遠鄉地景泰間分設縣治建學北鄙印山之麓雅峯鶴水拱立襟懷靈奧攸聚科名厥有傳人近時以來稍稍衰落余戊戌秋來宰斯土時與博士弟子員習禮講藝其間觀戟門右偏傑閣霄昂厥左低陷形勢弗稱乃樹樓三楹祀以奎宿與舊閣東西對峙堪輿家言龍虎均停文峯聳秀此都人士從茲科甲可期振興有自矣會

聖錫類自

啟聖公以上五世並賜王封改祠褒祀祠向湫隘罔稱鉅
典爰擴明倫堂舊址增宏薨棟以妥以侑式壯觀瞻而
另闢地爲明倫堂新構鳩工庀材不敢以浩費諉踰歲
落成邑之老成暨秀良族咸請于余曰是宜爲記余惟
學校所以培植人材其在通都大邑薦紳先生多達官
強有力者故謀爲一切較易若枯蒼實兩浙末郡通籍
者鮮覺宮舊制率缺有間而景邑尤爲蕞爾區人情益
奢措費益艱然余不憚綿力與同城諸君首先捐俸經
之營之或修或創次第具舉今學宮內外煥然一新視
舊日規模頗覺壯麗昔人云地靈人傑爾諸生其勵志
潛修散倫立行士希賢而賢希聖將見理學經濟之名
儒蒸蒸霞起豈特科甲蟬聯盛于曩日而已哉爰濡筆
而勒之珉

據雍正李志
補稍爲刪正

欣

舊日規模頗覺壯麗昔人云地靈人傑爾諸生其勵志
潛修敢倫立行士希賢而賢希聖將見理學經濟之名
儒蒸蒸霞起豈特科甲蟬聯盛于曩日而已哉爰濡筆
而勒之珉據雍正李志
補稍為刪正

舊日規模頗覺壯麗昔人云地靈人傑爾諸生其勵志
潛修敢倫立行士希賢而賢希聖將見理學經濟之名
儒蒸蒸霞起豈特科甲蟬聯盛于曩日而已哉爰濡筆
而勒之珉據雍正李志
補稍為刪正

通

長安縣志 卷十三 記

欣

其如秉性拙迂守貞蹈直不欲爲苟合遷延以至於老
而益頽然自放嗟乎予又安得不爲蕭署中人哉用是
署內甃以卵石品列名花春朝秋夕婆娑其下頗愜幽
懷其署外卽山上有清泉一窟甘而且冽伏於奧草未
有知者偶散步得之剗竹引至厨下餘則流入泮池池
畔若桃若李若柳若梅若紫薇若芙蓉芳芬掩映皆與
蕭署相宜更有大桂六七章虬立庭階參天蔽日爲生
平所希觀入秋滿樹皆金香聞數里蕭署岑寂又藉以
少慰第未識嚮年鄭陸兩子其慰藉當復何似也抑予
又念近聖人之居當先聖人之事聞形家言戟門左首

其如秉性拙迂守貞蹈直不欲爲苟合遷延以至於老
而益頽然自放嗟乎予又安得不爲蕭署中人哉用是
署內甃以卵石品列名花春朝秋夕婆娑其下頗愜幽
懷其署外卽山上有清泉一窟甘而且冽伏於奧草未
有知者偶散步得之剗竹引至厨下餘則流入泮池池
畔若桃若李若柳若梅若紫薇若芙蓉芳芬掩映皆與
蕭署相宜更有大桂六七章虬立庭階參天蔽日爲生
平所希觀入秋滿樹皆金香聞數里蕭署岑寂又藉以
少慰第未識嚮年鄭陸兩子其慰藉當復何似也抑予
又念近聖人之居當先聖人之事聞形家言戟門左首

青龍宜高聳似當改造一樓移供魁星於上與文昌閣對峙南開大門而櫺星不得尋常往來則體局乃備此非署中人所宜事事者乎顧余老矣有志未逮也後之君子誠踵而行之則 聖宮實嘉賴之矣彼蕭署之傳不傳夫何害武水郁廣記時康熙三十有九年也

程侯生祠記

明中書潘邑人援

百司庶政莫要於守令守令匪人則邦本弗固雖端揆材賢有不能善其治者令視守尤親民故厥職爲尤要焉令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也其感應之機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景甯舊隸青田景泰間以遠僻難治析置新邑民性强悍爲俗喜爭而善訟前之令下者率爲鈎餌攬制不敢出一聲高者亦多卻怨避謗汎汎然隨波上下而已彌久彌敝將不可救藥程侯以鄉進士起家作令廉以視身公以予事驅豪強而約之以法剷革蠹弊而煦育善良他如立條約以教民設十家連坐法

以弭寇獄不待讞而自得其情役必預訪而編排舉當其實吏不忍欺民無越訟流逋四歸里巷生色至於逐妓女禁優戲又所以易置人心培養民俗有非俗吏所能爲也嘉靖乙酉歲大祲民之老弱闔門待斃強壯者嘯聚爲盜人心騷動舉邑驚惶侯百方賑給全活甚多於羣盜以計獲其渠魁衆卽解散民用安集譬人之蹈險而瀕於死見者引其手而出之又如器之欹側將墜坐者亟起而正之其爲功爲德將如何耶邑之父老相與謀曰侯有善政以活我民又乘機制變以安吾土宜立祠祀侯用報厥德且以係吾民他日去後之思間以聞之侯侯再執不可人情膠固牢不可破重違侯意請於當道當道檄下稱其悉心幹理實意愛民立身行己俱各無疵聽民願自作區處於是父老拓址鳩材庀事未幾而卽爾訖工費出樂輸侯竟弗知祠成中設侯像旒倪拜瞻相歡動色咸嘖嘖以爲前此未有父老胡珮輩需援言刻石用昭有永援邑人也目侯盛美亦與有光不敢以不文辭昔蘇長公有言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心之所孚夫豈智力之私所能與耶今侯之得民心如此亦其感之之深所以應之之至也謂景民之難治

有諸生祠之立不足爲侯之輕重於世道民風自不能無補雖然立祠民意也恐未足以永侯之譽而侯之所以不朽者固有在昔荀公勗令安陽遺愛在人人爲立生祠狄公仁傑令彭澤有異政人亦爲立生祠二公之休實與侯似一見錄於史筆遂與天地同悠久今侯之政於古有光他日太史氏循良之傳必將大書特書而不一書矣奚賴於祠哉奚以援言爲哉侯名達字時望號約庵新安望族種植深厚造詣精深時與諸生講學闡發微奧出人意料其政之所以爲善者殆此爲之本與是爲記

承恩堂記

潘琴邑人

聖天子嗣大歷服既十七年於茲紀綱其則一以祖宗爲法凡有詔令必以敦孝行勵節義厚風俗爲首務在守令承順德意政教緝熙風化日章吾邑陳達之母王氏年二十一遽失所天踰七月而生遺腹陳達卽自奮厲誓不再適他姓屏塗澤躬紡績刻苦自樹而舅姑之責終始不衰越今四十年而家政肅肅鄉人稱之者不約而同辭有司得其事上聞禮部再四覆核旣符實特命旌其門且復其家不與徭役聖天子之於兆民安養生息旣無所不至而於其中有善之可錄者又表而出

之以爲化成之助恩意之厚何其盛哉然非其節行之
篤世澤之深子孫且孝固不足以承之也予同年友浙
江參政盱江左公時翊爲隸古大書以華之嗟夫同祿
而官不能皆知其祿而報忠同育而長不能皆知恩勞
而報養如天之於萬物生之成之不異於所施也惟人
爲萬物之靈然後有以知夫天之恩而彼蠢然者蓋不
能使之知也混混之中善不自見一旦褒顯而揚之譬
之拔蘭茝於叢棘駢薪之伍然後知其瑞世之香耳陳
氏之門可謂榮矣乎天光下臨照耀閭里媻戚鄉黨咸
嘆興慕爲善之念油然而生莫不退而自思善之無遠
弗彰以九重之深嚴而乃旁燭四海之外一善不遺若
此况夫烈烈轟轟建功立節爲忠臣爲孝子爲賢爲聖
如古之人者乎相飭以善此感彼應則恩之所被將非
止於一家一邑一郡而已予故詳之爲鄉人樂道之

序

送曾二尹致仕序

明潘琴

銀治雖出鄉邑予髫年遊學於外未習聞也稍有知得
柳子捕蛇說讀而悲之既入仕聞合浦蠶人沒淵以取
珠者而又悲之以爲民亦何不幸而生是邦而罹是毒
也比謝事家食乃得聞銀治之詳往者督辦官局功多
而利寡固無足論今則逐利之家募人穴山而取礦燭
導蛇行以椎鑿分寸而斲之堅者則腐之以火火烈石
爆時有糜爛立斃者或陷土石而葬其中或無二者之
禍而坐立糞壤寒水之中以爲常形貌飲食殆與猿猴

蛇虺無異冒冷烟毒霧疲蝕而死者不計也傾數載之資少有得或稍贏焉而有力者已睥睨其旁百計而漁侵之或直攫之而不憚使其人歛憾扼腕而不之恤然此之利與否又初不與於稅也稅之所出乃厯通邑編戶而會其產民垂白不識礦石而業盡於稅徵科之時驟突號呼若蹈水火柄專於當道民或慙焉訑訑唯唯若無所與直坐視而取盈焉乃曰吾事畢矣嗚呼銀冶之毒殆有過於捕蛇採珠者歟彼特以役而此則賦也未有聞之而不為之流涕者也古田曾君源大業儒而勤政言確而度謹筮仕佐令以督銀稅為職人皆謂君

總利權而仁易流政務約而從化速信美任也君厯職九載恤民之心無間終始每會予未嘗不感額浩嘆且曰修方而不療非善醫者之本心也知民之疾苦而局於位不能拯之塗炭之中民日就困而不能一達之朝廷之上以祛其弊豈受祿居位者所能安耶用是跼蹐不已日動歸思今年海內百辟述職京師乃得蒙詔旨以老致仕聞報之日喜動眉宇治裝戒行大尹林君世玉與君同郡親且厚躬率僚友士民餞之郊外而酌君曰君其行矣如民疾之未瘳何君笑曰行道在乎人行道之難易在乎位道之所以行與否在乎時賢令尹在

位上下交孚民茲有所賴矣予歸林下日翹首以望佳聲之來以釋區區既去之懷哉乃相與執手而別余故序之以俟觀風者

送林大尹陞任杭州序

潘琴

國家之用賢猶用器也器之小大功苦苟用之失所則不免爲虛器善用人者隨其材之所宜而處之當其任則髦俊之賢舉得其所而天下治矣邇時廷臣建議士之初進必先試之外任以練習之治績旣著然後因時漸遷內而臺諫部署外而州郡守佐於以旌其勞而勵其心則內外均勞佚備居其上者有所顧惜不私喜怒而挫辱之則其志操堅自期遠亦不輕喪其名節以自乾沒於儔人中豈非作人才之一大端耶三山林公世玉器宏而學優素以賢聞於閩以進士假令敝邑政若

素習而不見其勞譽望奔奔出人當道交薦之驟遷同知杭州府事以薦試之所謂進賢如不得已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可歟公偉器也杭大郡也同知重職也用之得其所處之得其宜士夫聞之彈冠相慶以爲盛事部檄旣至釋篆戒行一邑之民喜慍交集奔走餞之清溪之澣酒旣再行有山谷臞叟裹方方冠于于而來執爵而颺於衆曰賢才用舍實惟其時拔茅連茹可卜泰道鹽車良馬遇臯樂輩拔而驟之上乘識者無不稱快黎獻畢臣公道大行此唐虞之時三代之風也可爲當今世道一賀又曰我公之來也布公道杜請托

祛大蠹卹窮困使善者安而惡者懼興舉廢墜苗莠髮櫛茲將移所以惠我民者而惠杭人庖丁之刃千牛若斯弈秋之局信手而應將來之政驗之已往以吾民舍公而憂知杭人得公而喜也吾將割所憂爲杭人賀又曰君子之仕非苟利其祿入以私其家也將假之行道以澤世耳郡邑一致也大小一道也道以位行功以澤著日以素所蘊者與賢守相可否而施之政實孚而譽章行將典方岳列侍從以澤天下千里之車兆於發軔吾又以是爲我公賀語旣畢聞者同聲然之聲震林谷予以衰老拙守一廛而事農圃辱公知愛良厚方飽私

長官照志 卷之十三 序
戚不忍爲別忽聞三賀之言反爲之躍然而喜乃詳述而書之以備野史之筆

望壺祝壽序

通政 黃河清 南安

壺山莆鎮也莆去浙三千里許栝之景甯又在浙萬山中登景甯之山以望壺嵐烟蒼翠若在目睫間然可望而不可卽也壺爲吾友陳子傑之所居景甯爲傑之所治傑思其居而不可卽故據其所治之山以望焉非望其居也望其所居之人也傑之言曰傑幼失恃鞠於祖母林太孺人林撫而教之傑長而事林林安之蓋是時吾父循庵宦貴池叔氏宦京師得專於所事無靡盬憂者以有傑也旣而傑舉進士吾父卽日棄官歸欲終林養以成傑也今林之年八十有七而父之年亦且六十

矣林之養有父當過於傑父之子惟傑亦且須養矣况
代父以養林亦傑責也而傑也縻於官守七年矣故於
壺之山企而望焉望而不可卽則俯而思焉思而望望
而祝祝吾祖母林也其將躋於上壽乎吾父也其猶能
嬰兒戲乎而傑其將得歸以稱壽乎於是友人河清聞
其事憫其情也因代爲祝祠使寄歸爲壽詞曰壺山之
下有穹其居維碩人兮其容舒舒壺山之側有噉其庵
維孝子兮其容耽耽其容舒舒命服煌煌永言服之以
定爾祥其容耽耽萊服楚楚永言衣之式歌且舞命服
煌煌承天之休承天之休百祿是道萊服楚楚樂親之
心樂親之心萬福來臨壺山之荔有飴其香何斯違斯
弗稱厥觴懷哉懷哉曷月予旋歸哉壺山之苓可以永
齡何斯違斯弗戒厥羹懷哉懷哉曷月予旋歸哉

其後... 七年... 故...
 不可... 思...
 兒... 子... 文...
 代... 詞...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送程大尹報政赴京序

潘 拔 邑人

吾邑舊屬青田地險遠為俗易擾而難安太史建議析
 置新邑而名之曰景甯蓋患其不甯而奠其甯也將使
 治人者顧名思義而圖以稱之治於人者率化更俗而
 求無愧於斯名也苟邑名景甯而民猶未甯焉顧不有
 辜於立名之意也耶甯之云者租以時同入庸以時同
 供調以時同赴毋羣而嚙毋競而鬪毋武斷毋寇偷我
 耕我食我鑿我飲完我肌膚保我族類而有不甯者乎
 如是而曰景甯之民無媿也反此則亂亂則不甯矣甯
 固在民然所以使之甯者在令前之令或有甯之之心

而罔知甯之之道或知甯之之道未得甯之之要或多
其身謀剝之戕之反以致其不甯者亦往往有之彌久
彌敝將不可救藥我新安程侯以鄉進士來令茲邑慎
行檢樹風節查積弊以除虛稅全活無告之人興鄉社
以明古義漸變澆漓之風置義塚使死者有歸均軍解
使都民不致偏累以至鋤強扶弱輕刑緩獄革弊省費
類皆飭人心目是以理道大行民風和暢租焉庸焉調
焉舉無差池噫焉鬪焉武斷而寇偷焉悉變其舊轉不
甯而用底於甯若盡舉其民而易置之者是吾邑久虛
其名以待侯自侯之來而民始得其實也民爲之立生

祠始有見於此夫楊誠齋曰地罔險易險易在令民罔
悍愿悍愿在政其侯之謂歟侯視篆滿二載行報政於
天官鄉黌序諸生過接請曰侯有善政活我父子兄弟
又嘗爲我講說奧理祛釋羣疑言行政事皆我法式侯
雖職長民實有師模之道焉敢丐言爲贈相援老且病荒
穢之言烏足辱侯之聽懇辭至再邑文學子陳君王君爲
之申請因思爲政莫難於得民心尤莫難於得學校之
心夫學校羣才萃止公道攸存旣得其心則一邑之心
不能外矣爰述侯所以甯民者以復之於石夫厥績茂光
厥聲遠揚將來膺殊陟服大僚廟堂公梓暇固自有在矧

區區勢分之榮又非侯所重輕者故畧之

鶴溪清風卷序

大學士李東陽

鶴溪潘先生歸自蒲陽既闋服遂馳奏於廷請致太守事葺舊屋數楹徜徉溪上作招鶴之詞以自寓好事者傳之京師予嘗與客五人會於其從子時用第獲其詞讀之客於先生無問識不識皆傾慕風采欲倚歌和之而調高興遠不可復續乃爲聯句十四章而各和一章以寄其遐思大夫士聞而慕者亦各和其一合和章如聯句之數而予所和末章有不能盡於先生者又疊爲一章旣乃彙而書之爲一卷嗟乎隱與仕之相遠也久矣許由在山雖盛世之言亦不欲聞接輿歌而過雖聖

人欲與之言而不可得吾曹以城市之蹟乃欲與高人遺老酬酢乎山林之間其不爲先生笑乎先生之學在於行道濟時取科第歷郎署以至一郡蓋嘗焦思瘁力惟恐一職之或隳一民之不被其澤功成而去亦其時然爾先生豈果於忘世者哉或者以爲仕之出而隱者亦必真見夫外內輕重之辨而後能形之乎言如四皓之紫芝歌陶淵明之歸去來辭皆出於其所自述是故被簪組而談韋布者亦難矣吾嘗接先生言及見其所爲書翰又於是辭焉求之先生之志與行雖非予所及亦不可不謂之知也而又何傷乎或者又以爲韓退之

序李愿歸盤谷蘇子瞻記張天驥放鶴亭當仕而論隱蓋其見實有超乎彼而後能然先生之賢過愿與天驥遠甚而今之世亦無所謂韓蘇云者詩之作安知其不爲贅也是固知先生之麤亦豈知吾慕先生之深哉觀山者必仰其爲高望海者必嘆其爲大不以未至而廢慕也彼山與海者何心哉若曰是徒仰且嘆而弗躋弗涉無所益乎慕此則吾所愧乎先生者而亦不敢以自廢也五人者兵科給事中蕭文明陳汝玉御史李士常戶部員外郎邵文敬御醫周原已知者翰林侍讀陳師召修撰吳汝賢吳原博刑部郎中馮佩之李若虛中書

舍人楊應甯王允達皆時用所與遊而秦武昌廷韶則
先生同官兵部者詩因是辭而作故多稱鶴溪事云

江心戀別圖序

行人陳堯言 瑞安

余覩郡邑長遷擢供帳車輻類極繁盛迄於學博士去
希覲也今瑞薦紳青矜於司教重庵湯先生行時送越
江滸賦詩繪圖爲贈而問序於予予異之因稽先生實
枯蒼著望先君子爲名儒嘗秉鐸昆陽士至今誦之先
生繩武鵠起時流數奇屢厄場屋頰就安陽司訓襟抱
澄爽風槩端嚴不苟合以希聲不枉徑以獵顯稔瑞人
士雅嫻問學而先生腹笥浩瀚鴻苞織納吻腕之間縱
橫述作經而經子史而子史扣者應之取者攜之函丈
瞻對如琮璜黼黻鏗鉤炫煌而士益欣羨踴躍絃誦之

習蒸蒸倍奮焉且尤重行誼敦本實食息服御一遵大雅盡剗輓近囂靡之俗以故教術在巽序賢聲在當路人咸以不次期先生乃僅循資擢諸暨論諸暨爲越望邑冠冕甲於天下且昔王謝之故蹟在焉茲得先生其風教更自不泯第瑞人士則咸以失賢師爲憾寄戀戀於歌詩繪圖之中其亦情之不容已者乎情原義設敬本禮生恩由愛重思以情通是故蘭若維舟江樓祖道烟炯霧岫切雲樹之思粵水斗山興仰止之嘆先生行矣苧蘿若耶山明水秀能無馳於瑞乎雖然青藍色著鍼艾氣拔異時有道江城而求益者先生之轅已西先生之化又永永不輟也况由此而陟成均尤將造天下士一瑞足以羈先生乎諸君子僉以爲然請誌之與先生別

欣

送湯外翰重庵遷任衢州序

諸暨縣人 唐顯悅

今夫吏長民者也先生長士者也摘發能察鞭箠能威
 驅使能令而馭駕之力不能得之矜佩者教化之微權
 也故非先生無以錫俗吏之光光而得炙焉則神慰不
 得終炙焉則神戀顯莅暨未逾年其無所裨益諸士可
 知也而先生至自瑞安矣諸士爲之歌蓼蕭以志迓曰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固知先生之宿望甚隆也可慰也
 嗣而道教以洽德範惟欽依爲關西之楊仰爲斗南之
 狄親爲春風之程而歌旱麓以志勸曰豈弟君子遐不
 作人固知先生之陶鑄彌廣也尤可慰也顯簿書之暇

時景清輝如飲醕醪而神醉也如挹紫芝眉宇而名利之心俱灑也如瞻北斗泰山而皈依向慕之靡窮也菁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蓋亦時時爲先生咏焉志喜也神慰深矣顯方賴先生以相成諸士亦冀先生之終鑄而先生之遷書至矣種得蘿山桃李遍又從芹嶺植新花衢之四訖行且沾先生化雨矣而顯與諸士則有戀戀不能已者樂相見之無幾望征車之指日挹清風其未遠凜教澤以常新則又爲之稱觴旣言歌思齊以獻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非所以志成者乎先生行矣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豈弟君子邦家之光吾知一隅不足竟先生也已則顯與諸士將更有進而歌者請以質之張周二先生二先生亦曰然

勅木山改石龕募緣序

國朝

葉天芳

邑人

天下有三不朽事立言之上則曰德次則曰功德孰有大於澤民生功孰有大於驅旱魃者乎故祀典云邑有捍大災禦大難者則祀之昭功德也而妥神之所必飾其廟貌必蔽其風雨昭誠敬也吾邑湯氏夫人相傳於宋世遇仙於勅木山之巔其山巍峩靈異壁立萬仞厥頂之上夫人飛昇履蹟存焉申設祥雲庵雕繪金容令僧供奉香燈嗣僧亡庵廢遂易以木龕而湫隘其制下有垂石如乳每遇驕陽肆虐士民呼拜至其處求靈液雨卽隨至自宋迄今夫人功德何不朽也無如山高霧

重椽柱易蝕卽磚瓦亦日浸月滋至三五年亦無不腐爛者壬子春邑善士某採訪仙蹟攀藤附葛至其上見舊庵汙漫悉沈落於莓苔蔓草閒因相與謀不朽計位置夫人金容非石龕不可未幾有甲寅之變且費廣力微亦不敢於謀生不給時饒舌勸報功德事今雖瘡痍未起所幸漸底昇平因同某持簿問序於余余曰夫人功德在民歷數百禩而如新此夫人之功德不朽也子今欲易木植磚瓦而悉用以石此聖廟之不朽也以不朽之聖廟報不朽之功德是二三君之善念亦與茲神茲廟相爲不朽也第琢石之功與削木異庇材於深澗遷運於危途追鑿於高嶺厥費實繁且夫人之靈鄰邑攸賴每祈請一應必更造一金身迎歸於山舊止一二位今已有九異時且千百焉制必宏做而厥費益繁吾願有田疇者共破吝根隨緣相助俾高山夜月長懸巖殿之燈四序清風時掃珉龕之席詎非不朽功德耶因僭持寸管用告同心

沐鶴溪潘公敏節字元旌其先自杭徙代多賢達祖若
厥考皆隱德弗耀昆季五人公其四也自少岐嶷善記
誦經史百家罔不涉覽以是旁通地理醫家之學郡邑
勸入鄉校基進取公以親疾力辭生平以筋躬自淑為
務居家尚儉約雖子姪輩不衣冠不見叔父與化守竹
軒翁尤愛之往還仕途屢使從行隨事訓迪之故公發
言制行異於庸眾鄉黠嘗誣訟其父於臬司父素不入
城市怖甚公曲為安慰竊往代辨竟直而歸父大悅曰

鶴溪處士傳

明禮部侍郎王瓚永嘉人

沐鶴溪潘公敏節字元旌其先自杭徙代多賢達祖若
厥考皆隱德弗耀昆季五人公其四也自少岐嶷善記
誦經史百家罔不涉覽以是旁通地理醫家之學郡邑
勸入鄉校基進取公以親疾力辭生平以筋躬自淑為
務居家尚儉約雖子姪輩不衣冠不見叔父與化守竹
軒翁尤愛之往還仕途屢使從行隨事訓迪之故公發
言制行異於庸眾鄉黠嘗誣訟其父於臬司父素不入
城市怖甚公曲為安慰竊往代辨竟直而歸父大悅曰

生子當如是也母嘗遭疾遠延名醫治療已而慮疾復作益精醫業遂以善醫名郡中求濟者踵接於門未嘗責其報謝兄弟析爨不忍舍母別居懇留已室冀旦暮得承顏焉凡一果一蔬必擇甘脆乃進外母潘氏卒其家無以殮公爲殯葬畢備其儀每歲發金穀廣市藥物幾盈其室計用將匱則先期儲積嘗遇癘醫疾而狂同邸鑰戶避去之公密往窺壁飲以藥已而果瘥伏地抒意曰旃無餘資願以爛艾珠謝德公峻卻弗受曰子資此售其技以自給何可無也其人灑泣而去生平所行事不求人知然信義素孚於鄉人人有爭辨者多來求

直公折以片言輒釋邑令兩林君胡君並高其行禮請爲鄉飲大賓經十有三載舉無以易公者因所居號鶴溪處士里閭謂公翛然物表不同俗衆遂稱鶴溪翁而不名尤善訓子以侗性嗜學遣入邑庠侗亦謹其庭聞而充擴之由太學出宰全椒蔚有惠政當道疊加旌薦以奏最入覲謁予於京邸見其容止謹飭氣度汪洋知必有世德薰陶者王霍山爲予備道廼翁事行予性好獎善類乃爲之傳贊曰沐鶴之溪仙真攸邀公居其鄉式克自超匪曰離俗含醕畜粹於已無類於物有濟採藥雲山濯纓溪流人之望之如彼浮邱亦旣永年亦旣

成德欲逃令名萬世斯赫

夫京自... 其善... 必資... 以... 而... 不... 劉... 然... 無... 直...

雙節傳

員外王錡麗水人

節婦姓葉氏名瑗... 登仕郎大父諱天與元美化書院長父詵徽州路教授... 習焉事父母以孝處兄弟諸嫂友愛人無間言舅氏漢章君曰吾擇吾家婦無出甥右者戊戌冬歸於君長子雍事舅姑盡婦道處親戚御婢使皆有條序家咸宜之時甌閩界蠻獠枝蔓鄉里間雍罄資募兵捍禦郡亦恃以無恐參政石抹公上其功得授進義副尉遂昌縣主

連歲困於兵家用益乏節婦勤儉自持不二年將駸駸齒舊凡義所當爲者必相其夫成之聞者無不以爲賢也庚子冬十月歸省母家郡羅兵從家人避難白巖軍士往來山谷間抄掠者甚衆節婦度不能免與其弟婦王氏訣曰吾與若俱生詩禮家立身大節聞之素矣不幸遭天下之變義不可受辱若能從我死乎王曰我志也兵至巖下王取其平日所服御者盡燬而棄之囑其家人善保諸幼孤將自經節婦曰何遽也且山砦號險阻其完破未可知吾與若俱有父母舅姑在焉萬一可保雖不死可也如真不守死奚晚焉言未畢軍士突

入王嘆曰事亟矣遂自經死節婦倉卒不知所爲顧視室中有酒甕巨甚因急溺甕中其父之妾破甕出之與其媵新葵擁出砦門節婦堅不肯行卽投崖下死矣新葵泣曰吾主母死矣妾何忍獨生亦墜崖下死實是月十有五日也節婦生於庚午四月十一日戌時言年三十有一嗚呼當元兵首事非一日平州郡非一所矣然而藩帥守臣武夫健將望風宵遁委地乞降者踵相接也會謂婦人女子而能爲之乎時古甌林磬客於其家目覩而心哀之漢章不以予爲鄙陋囑余述之顧予不足以發揚潛光姑序梗概以俟立言君子昔唐奉天寶

氏二女貞烈之節書於史冊垂之無窮噫予於葉節婦
死義又有望於當代太史氏云

賢母傳
吾潘族生齒甚衆間閭相接亦數百家而稍遠者不與
焉子姪輩有旣冠不相識者多以農畝市井爲事尙禮
義業儒者僅十數人月吉或望造門下一覲頗有上達
隆師之志其亦駢蒯中之芝蘭者歟曾姪孫恒信嘗從
予遊數年正德壬申六月之望合衆人而請曰恒信之
母朱氏年五十爲青田讓川儒家女幼有慧質言動有
則處靜室不妄窺戶外年二十三而寡家甚貧能以勤
苦自持雖衣食有不充養其姑梁氏不懈梁亦早寡備
歷艱苦姑婦相依者二十餘年姑有所需必順而從之

賢母傳

潘言琴

甚至脫簪珥鬻奩具無難色姑晚邁末疾艱於步旦夕
扶掖不離左右者三年寢疾不能御七箸旣枕席哺之
又二年而姑終課子讀書自幼至長始終一節未嘗以
貧乏自異從子恒讓生四歲而孤姑屬朱氏育之撫愛
益篤妯娌中以賢稱之者無間言願一言以表之使恒
信學業有成以軒輊於鄉人庶足以永其賢而傳之無
窮也予未有以諾之閒居靜思先考善齋先生嘗言宣
德間邑命監察御史一人董銀冶每三年方代故於民
甚親御史江右劉公隆嘗語吾父曰吾聞汝有賢母鄉
人咸知之吾爲憲臣當厚風俗乃不能揚其善於人人

吾之責也翊日命吏餽一雞往候焉朱氏之賢旣無若
劉公者表而出之予老且耄又不能以善化宗族甯忍
無一言述之使其善不聞於世乎乃爲之作賢母傳傳
曰人道之大莫先於孝估畢君子或靜言而庸違朱氏
奉其姑二十年不少懈而益篤非有知乎大義者不能
也孟子雖大賢必資母訓以有成篤於教子非知所重
者不能也世有爲孀婦而不能有終者累於貧耳處貧
自如不易其志非卓然有見者不能也然則朱氏其賢
矣

自吹不長其志非卓然亦良善不謂也然恨未及其贊
 首不謂也此...
 夢靈于...
 奉其...
 白人...
 一...
 公...
 昔...

馬孝仙傳

國朝 潘可藻 邑人

後唐長興年間江南秀州華亭縣白馬山下馬氏著族
 也有馬二公者舉壬辰進士授流陽尉石晉篡帝位遂
 棄職歸田配盧氏未育無嗣夫婦好善樂施盧忽夢三
 台星飛入口吞之遂有娠天福五年庚子七月生女名
 五娘壬寅十月生次女六娘開運二年甲辰季女七娘
 生焉三女並有異姿七娘尤出塵表時天下大荒盜賊
 蠡起詔起公守晉陽遂與盧舅同棄產避地溫之瑞安
 縣疊徙羅陽百丈仙居諸鄉公以疾卒舅氏攜眷屬求
 深僻處居之迺入青田至二都雙港口渡河七娘幼少

墜水下游數里居人李九拯救之盧兄妹尋覓不獲泝流而上至十三都鷓鴣村見嶺後巖壑幽僻誅茅結庵而居焉後李九亦訪知女家送七娘至喜出望外值歲荒母見女咸及笄欲爲許字三女咸矢志不嫁以女工贍母宋建隆元年庚申七娘出村傭績得米二升歸至庵後山趾石徑左右有兩巖壁立如門遇異人黃冠霞服趺坐門側熟視七娘謂之曰汝有異骨當證仙道遂授以修真法子丹一粒服之身忽輕舉須臾可百里村之上下皆榛莽鮮居人一日至沐鶴溪爲人紡績主家以魚餉之持歸奉母至家猶熱母不信傾之屋側小湖

至今水色如羹自是日從沐鶴溪往返爲常偶歸渡大均值水漲無船遂浮傘以濟有負販葉大郎適至見而異之求附渡七娘曰我傘不勝汝棄擔上物則可大郎知非凡女但愛篋有綵花不忍置取其一插於鬢旁乃附傘以濟登岸大郎禮拜願爲衛從今其像必簪花有所自云北建隆三年七夕七娘獨登庵後橫岑之巔有巖轟然若獅頭昂嘯躡足飛昇而去後人旁構小閣肖騰雲像於壁上昭靈躡也飛昇後兩姊精修日進功滿後五娘著仙靈於閩之松溪仙巖六娘著仙靈於甌之瑞安羅洋皆昔所經寓故地也兩處居民咸祀奉之贊

曰山以仙名人以地靈仙去在天永庇兆民

嘗寓廬山謁馬仙祠見壁間黏記一篇惜文辭鄙俚

特備序芳躅而為之傳至其靈異已見李陽冰碑記

茲不贅康熙甲午 可藻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說

書中嵐鋪壁說

姜師閔

景甯青田之一鄉也而供億百費亦與青田並是以一
臂與全體較輕重也其能堪乎故黥夫之投牒若楹木
五株逋債八銖則為鉅訟里正之居間若腰纏二筭鷄
童四足則為重賅栝蒼志載蕞爾一小國云書曰小邦
懷其德景甯懷德之望奚啻栝早之時雨耶觀風於此
幸賜惻焉

鰈魚說

姜師閔

張養林為余言山溪有鰈魚四足緣立樹梢張口注水

鳥見水就飲魚口闔遂吞其鳥師閔曰貪夫殉利靜能制動理固然矣

跳魚說

姜師閔

跳魚卽大蛤夏月引類飲澗水每爲蛇所噬或蛤多欺蛇則先以一巨蛤銜蛇脛蛇受劓則以尾纏巨蛤如糾結然餘蛤移而置之水蛇尋溺死羣蛤與巨蛤聚而食臭其亦有蛤孤遇蛇則疾鳴致衆以制之者君子曰長蛇肆毒宜莫可誰何而蛤能用其智挾衆以制其命作惡鮮終天鑒昭矣

吳徐二孝子刲股剖肝說

國朝劉 和州人 視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聖訓也景邑志載有孝子吳翺徐一璣一刲股一剖肝以愈母疾其於毀傷之義是耶非耶或曰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便謂毀傷又考前代旌表例謂刲股剖肝非孝以其自殘肌膚毀傷實甚且事非經常禮不可行余獨以爲不然曲禮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蓋以身爲父母之身全而受之必全而歸之若平日不自愛惜不因父母而毀傷虧體辱親罪固無解於不孝萬一父母有疾禱祀無靈醫藥罔效爲之子者當慘怛疾呼時天性所激無可奈何方且求以

身代若金滕所爲不可得又何有於一股一肝况以父母之身還之父母止知有親何知有身止求親身之生焉知已身之痛一念至誠天且鑒之又安得執毀傷之說而切切焉議其後哉猶記余先王父用之公年十三值曾王父病篤不可救刲股肉以進疾亦尋愈事載吾和志中若必以毀傷爲非孝當時且以爲罪又何以登諸郡乘傳之後世耶且吾聞二孝子天性純篤平居溫清定省無少懈一旦母命瀕危又決然出此若同一轍以視世之誦詩讀書借口中道而等君親如行路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嗚呼若二孝子者可以表矣

跋

葉氏告身跋

潘琴

右敕乃宋孝宗淳熙間以授朝散大夫權戶部尙書葉翥者尙書字叔羽紹興甲戌進士問學淵純練達有爲懋績嘉猷結知人主嘗奏蠲會稽和買積負二三萬錠民甚德之可謂一代之名臣哉然值奸胥柄國難於異同比典貢舉至與劉德秀助瀾僞學之禁辟之景星卿雲偶爾一見而積陰繼之不及昭耀爲世大瑞以章文明之慶君子蓋深惜之尙書之祖景山穎異好學琴四世祖天輔賢而妻之而其母益國夫人仍爲潘氏七世

致楚人之降我彼定狐疑于是刁斗方嚴干戈正寢萬
籟息兮殺聲合六幕空兮兵氣凜漢且并列羽猶奠枕
悲聲四發俄翕爾以傳聞壯志一傷果淒然而起飲當
其慷慨揮涕悲傷作歌時哉時哉雖弗逝虞兮虞兮汝
奈何勢既我困情徒爾多衆叛親離誰是八千子弟事
窮勢迫難窺百二山河遂乃執手東離潰圍南竄月落
青嶂星沈迴漢身無脫網之計心有勞絲之亂追兵雜
還知鬪力以難當餘騎凋零尙扣鞍而發嘆嘆曰余八
歲從敵羣兇服強身七十戰而所擊者破殺數百人而
其誰敢當何窮途而足憾蓋往事以湛傷銳氣猶存豈
平生之戰罪烏江弗渡甘此日之天亡史臣曰亡不由
天罪皆自汝陰謀義帝之命約背關中之語輕范增而
羣策斷斬韓生而善諫拒仁義兮而不任忠誠兮而不
舉羽兮羽兮如不然則繼秦者當不在漢而在楚



雁字賦 邑南有雁溪以雁時集得名秋杪過此為作雁
字賦以借天為紙汎海濡毫為韻
繁雁溪之幽邃瀉秋水之澄鮮細浪起柘灣之上洞湍
灤馬嶺之前有客探奇正流連於渚畔維鴻作字俄揮
灑於雲煙為問軒翥象形可近右軍之法試看騫騰結
體還宗米老之顛曾日蠹而成魚影沈綠水凡鳥題而
為鳳翅展青天當夫斷葦花飛空林葉謝欲客南鄉頻
驚戍夜凌夕照以猶橫瞰圓沙而欲下詎識畫窮有象
幾薄縹緗豈期筆補無痕渾參造化日邊飛白歐蘇無

雁字賦

國朝 張孚教 邑人

邑南有雁溪以雁時集得名秋杪過此為作雁
字賦以借天為紙汎海濡毫為韻

繁雁溪之幽邃瀉秋水之澄鮮細浪起柘灣之上洞湍
灤馬嶺之前有客探奇正流連於渚畔維鴻作字俄揮
灑於雲煙為問軒翥象形可近右軍之法試看騫騰結
體還宗米老之顛曾日蠹而成魚影沈綠水凡鳥題而
為鳳翅展青天當夫斷葦花飛空林葉謝欲客南鄉頻
驚戍夜凌夕照以猶橫瞰圓沙而欲下詎識畫窮有象
幾薄縹緗豈期筆補無痕渾參造化日邊飛白歐蘇無

處臨摹天外書空顏柳何從假借爾其參差遠渚斷續
晴臯序而有次莊而不佻幾陣驚寒魚鱗水遠千尋接
武卵色天高競傳夢裡之花凌空結撰卻擅醉中之草
漫野揮毫有波磔則皆工任橫斜而不弛寫來幾句正
逢蟾窟三秋揮去一行直到鵬程萬里臨將大澤浩淼
爲池寫破澄霄蔚藍似紙翻沾濃露鋒藏巫峽之雲翎
掠清波文印瀟湘之水於是美堪鵝換羞殺鴉塗兼八
法之模竝皆佳妙搨雙鉤之帖未見差殊自縮牽而罔
滯甯結構之徵濡管是啣蘆直欲字旁訓字身還繫帛
分明書外加書矧乃帶雨偏成翻風不改恰是空中鳥

蹟波折然眞成天上雲書纖濃宛在著佳話於千秋
示同文於四海斷分句讀良宵數點星芒鋪染風華薄
暮半天霞彩又若昂頭玉屈引足金垂刷羽則出林得
勢振翼而戲海呈奇叫度西風欲譜秋聲之賦排迴北
地如觀碧落之碑有鷹跂鸞驚之態極鳳獅鶴舞之姿
想抽毫於兔窟應染翰於天池過峭嶺而翩躚一繩作
乙度澄江而宛轉三折爲之不到衡山未是回文之地
若經華嶽方爲落墨之時於以別三千之塞路投筆不
辭過十二之樓欄學書偏迅問挑燈起草月挂銀缸知
拂素披牋霜鋪筆陣行分疎密具六體之清適畫見高

低兼八分之朗雋何須毛穎頻揮不待松滋一汎認鴻
文於大塊點點無訛循征路於太清年年有信睇觀雁
字之殊尤徙倚寒流而不進

玉泉賦

以鶴溪洞天清
滢如玉爲韻

正韻齊寧陳麟瑞邑人

鶴水之北獅巖之西一山翠繞萬樹煙迷雲霧深兮豹
隱梧桐茂兮鸞棲暖碧溶溶遠連碧漢寒靑靄靄險壓
青溪望洞天之飛閣流丹遙張寶蓋登萃嶺之幽蹊點
翠曲挂彩霓金闕輝煌鴉頂雲光尙淡珠宮聳拔香山
月影猶低爾乃潛通閣後涌出階前護以錦砌號爲玉
泉味甘而淡色碧且鮮光漾波心之月影搖洞裡之天
雕毅壁於員潭深藏翠岫琢桓圭於方沼薄薦蒼煙白
石迴環片片他山攻錯青蘋掩映層層纒藉糾纏當夫
日暝平林雲迷古洞丹崖之積蘚爭妍繡谷之殘冰解

凍新泉一縷頻傾玉液於銀瓶春水半泓淺貯瓊漿於
瑤囊色潤秦符郁郁看七十二品花涵聲撞項斗鏘鏘
聽二十四番風送若使拖衣而蘸柳帶便認璜垂倘教
頰面以沃桃腮應同璋弄又若聲聲樹咽鳴蟬隱隱林
遮倦鶴扳蘿磴而暑卻山亭過竹陰而涼招水閣飲擬
瀛洲之汁客去烹茶挹將小室之膏人來洄酌鳴蛙兩
部爭看玉篆螭蹲飛甍千丸共賞瑛盤珠落照火雲之
縷縷文成組綬紛披敲梅雨之泠泠韻叶琅璈競作旣
而山谷似洗柳黛欲踈煙光凝於列嶂香氣散於晚篔
一綫開而岩複片葉墜而瀾舒玉露宵零添上瑤華淡
淡商飈曉拂斂來縝理徐徐滿渠金菊浮英在瓊之黃
流儼若幾處丹楓倒影插壺之珊樹宛如迨其干霄之
喬木禿立層巒滴翠之孤松秀橫野磴霜痕未破嶺邊
幾曲樵歌日影初融閣裡數聲晨磬慨寒流之夜寂萬
壑陰凝愛冰簟之朝舒一奩清澗水面初開寶鏡拂朔
風兮婉轉輕磨池頭巧插瓊簪垂澌縷兮參差相贈彤
雲度處藍田半畝煙生素雪飄來元圃十分光瑩此皆
極歲序之清佳而得著玉泉之幽勝者也彼夫九蓮峭
拔五指高擎倚丈人於泰岱迴陽鳥於荆衡鹽池漱灑
浪井澄明娥女之歌聲未絕舒姑之琴調常鳴詎若此

危鎖雙峯劍闕地設險通一徑棧道天成無須火玉禦
寒砌下之溫泉融洽不待水珠辟暑隄邊之涼氣淒清
則見髻影描青螺尖染綠白噴朝嵐紅含晚旭臨勺水
以觀瀾對清湍而洗俗流光滉漾澗逾結綠之珍瀉石
潺湲響賽懸黎之玉分其溜則大璞難完擊其波則半
璜相觸蓄瑞寶之坤液寶氣蒸騰汲瑤斗之乾精靈滋
滲沃澤分睢水彩浮五色而竝彰甘擬醴泉銘著九成
而可續

沐鶴溪浣絃谷嘲賦

以潭雲深淺仙
語空清爲韻

陳麟瑞

層岩點碧曲水拖藍迤邐香山之北滌洞花縣之南淡
抹朝煙雲堆極浦濃圍晚黛翠疊空潭聽瀉石之清音
塵心頓寂望印川之皓魄妙理可參是以飲露餐霞頻
寄仙人之蹟探奇選勝每停韻士之騁原夫沐鶴溪之
所自昉也在昔浮邱李氏嫌紅塵之擾擾愛翠浪之沍
沍空明可以悟色相清潔可以滌埃氛於是澤畔持竿
遠釣波心皎月水濱浴鶴淨前世上浮雲留仙蹟於層
臺春暖琪花煥發錫嘉名於曲澗秋空清唳猶聞則有
綽約仙子婆娑碧潯珠韞耀采玉佩傳音一奩之湖鏡

如磨挈雙嬌而鑑水萬頃之波光似洗攜五色以臨深
漱石溪頭踪遺遠岸浣紗水曲汗涇幽襟紅翻千縷吳
絲彷彿錦鱗出沒紺漾一函蜀綺依稀桃浪浮沈於時
謝客翱翔尋幽消遣仰鴉頂之崔巍溯鶴潭之深淺忽
見神清骨秀迴殊繡閣之媛態逸風高定入瓊臺之選
半露纖纖雪腕輕翻霧縠於蒼波低拖冉冉霓裳淺印
香痕於綠蘚于是春詞立綴姑酬名士之詠諧綺韵高
吟欲寫芳情之輾轉爾乃朱唇乍啟錦句若聯調妾心
拔俗惜君骨未仙花非玉洞紅桃莫作天台迷路溪豈
武陵綠水何須漁父臨淵文奪鳳毛灑麗詞於垂楊花
下語偷鸚舌傳雅韵於沐鶴澗邊旣而苾蘭汀澗芳渚
偶遇客而賦詩爰乘風而軒舉曲終不見野花留齒頰
之芬響逸遄飛流水寫唱酬之語憑弔解嘲若下空餘
碧蘚鮮妍低徊濯錦江臯止剩紅鱗容與彼夫遇劉晨
於貝闕留阮肇於珠宮金碗暗投盧子梅神巧締師雄
意屬長卿抽瓊簪於曲岸情殷交甫解玉佩於晴空何
嘗非仙家之韵事月老之元功也哉然而俗緣未斷鄙
念猶萌旣帶塵寰之染終虧淨土之清惟此酬贈有言
不入楚襄之夢倡隨無意應鋤許穆之荆秀句可俟兮
載奇文於野史仙風不朽兮傳勝迹於山城勁節高標

兮可易桑洪之俗芳心自矢兮允爲閨閫之衡

不入夢爽之夢對前無意飄飄若舞之舞夜合何公

念於前而帶思後之榮榮雖貴土之前於此而

言非出定之詩事以安之元也也黃然而

意風吳轉許人而於前效交甫歌王風城都空

六月開留河人利宮金齋部對萬千淋淋

存菴翰德也所歌也也早止陳璋清容與將夫

衣響發歌也也人寫聖顯之精聖亦神降

不語而想也也人寫聖顯之精聖亦神降

不語而想也也人寫聖顯之精聖亦神降

清修寺古柏賦

柳光華 麗天

鶴溪之溜鐵嶂之陁清修禪院古柏擅奇託靈根於紺
宇矗巨榦于階墀何代栽而秀擢至今鬱其榮滋羣有
怪其形狀終莫測其歲時洵漢唐之古植爲宇宙之殊
姿迺欣瞻而目瞶亦悵望而心疑原夫柏之爲木也嚴
毅其神堅凝其性飽風霜而不凋凌冰雪而彌勁歲寒
無搖落之傷春暖謝紛華之競長百木而寡儔歷千秋
而恒盛惟得氣之最貞固殊祥而挺正若乃探幽梵刹
攬勝香臺路迴苔澗村轉林隈影動幡虹嶺通曲逕陰
移花蓋地絕浮埃門入而左有柏焉望之蒼蔚卽之崔

巍識殘痕于霹靂捫舊點于莓苔寄昂藏于天地恣戰
鬪于風雷爲溯流光信山中無甲子試看偉抱知天下
有奇材爾其仰干霄漢俯庇林陵朝煙淡鎖暮靄微凝
踞瑩石之十步漱浮屠之九層鴟輪乍挂兔魄旋升蓮
界之重陰晝寂芝龕之羃影宵澄葉細香濃枝高勢峻
四十圍溜雨猶多一千尺參天欲近月來則荇藻交橫
風動而波濤忽奮敕巒之空翠遙連黛嶺之寒雲互引
偉矣哉臃腫莽倫輪困殊絕皮青寒銅黝黝染鐵鬢鞞
垂極盡突錯節虬肋張而曲繚石根盤而硬折攢條若
碧玉橫斜繁蔭似綠雲密綴飛柯以天矯見奇豐本則

卓犖爲傑羣卉競而炫巧兮羌獨安其樸拙抱孤芳以
默默兮若衆知之不屑借因緣于淨域如是我聞顯色
相于空門云何法說惜之者曰柏之產不于都會之名
勝而于巖壑之邃幽惟灌莽之是伍偕朝夕于緇流朝
廟弗選工師鮮求少陵不及覩越石未嘗游悵空山之
寥寂等樗散于荒陬是說也抑未思柏之所以古而材
之所以全方且荷栽培于大造幸託地之甚偏旣本散
而實固乃外茂而中堅操斧斤者過勿問具耳目者驚
相傳聊葆貞而養晦爰與大雄氏爲緣則夫經兵火而
自得其天閱故國而益大其年固有由然而非偶焉者

矣彼夫闕宮新甫蜀廟華巔錦城云遠殷社既遷蕤慙
弔其往蹟餘賦詠乎前篇豈如訪蕭寺之森森霜姿特
異撫僧關之鬱鬱黛色方鮮有子頻生笑蟠桃之五百
無年不茂同大椿之八千蕭灑君夫何敢望支離叟未
之或先其諸古君子才大未用者足以方其賢歟迄于
今柏以寺而有成寺以柏而得譽材且老而益良各將
久而愈著有心者勤賞識于山阿來杖策于其處恒盤
植以終日而摩挲不能去也

溫州府

溫州府志